

《江湖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江湖行》

13位ISBN编号：9787806152720

10位ISBN编号：7806152725

出版时间：1995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

作者：徐訏

页数：70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江湖行》

内容概要

农村青年野壮子，只因家里偶遇事故，引致父疯母病，先后身亡，于是卖田跟从船家舵伯行船做小生意，不久便在搭船下乡演出的越剧班中爱上了一个美丽姑娘葛衣情，但订婚不久对方悔婚，因为葛衣情进城演出大获成功，于是说野壮子没读过书，她不愿一世去过乡下生活。野壮子愤怒之下，便拿着行商所赚的钱到上海去读书，经两年补习，考进大学。后来，野壮子在一次看戏时重晤这个嫁了人又离了婚，现在上海戏院唱出了名的葛衣情，开始了一种已无过去之情却仍有当下之欲的偷情关系。但不久，野壮子便对此种关系感到厌倦，即趁暑假两个月中，前去探望杭州监狱中的舵伯，他因走私失手，判监两年。野壮子在住处附近碰到一个受骗失身怀孕、想要自杀的小尼姑印空，给印空的师傅误会为印空腹中孩子的父亲，印空为求能被野壮子带走，去上海找她那个负心人，干脆诬指野壮子便是她的情人，野壮子也由于怜悯而将错就错，把印空带回上海待产，改名映弓，后舵伯出狱，靠着过去走私所得成了上海的一个大亨，并把映弓接去同住，不久她便生了一个男孩。这时野壮子在学校因政治问题受到排挤，于失望愤怒之中，又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在一个卖艺班子做总务。某夜这个班子偶遇一个盲人何老带着孙女紫裳上船来卖唱，班主竟是何老之子的老朋友，于是他便把何老紫裳收留班中。何老以他的音乐天才，出主意让野壮子编戏，从而把杂耍表演融会为完整的戏剧，并使紫裳参加主唱演出，于是紫裳光芒灿露而成全班灵魂，也带旺了戏班。不久何老病故，死前才知老朋友舵伯已成巨富，也知紫裳已对野壮子情有独钟，遂托野壮子把紫裳带到上海依靠舵伯。野壮子再回上海时，葛衣情已取代了映弓的位置，据说，映弓代到了过去的情人，但把孩子留了下来。在舵伯的帮助下，紫裳一登台便轰动整个上海，这时紫裳虽然仍爱着野壮子，但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已相差悬殊。紫裳想资助野壮子出国留学，待他学成归来，与她圆满结合。但野壮子出于自尊，与紫裳不告而别，随同过去班子中一个耍猴的朋友，上山为寇。野壮子入伙的部队后来被共产党的军队收容，他单独逃亡出来。路上野壮子遇劫而财物尽失，在濒临饿死时受到两名僧人的救助，后又在一个农家获温暖的招待，这家姑娘阿清对他一见钟情，父母也有意招赘帮耕，野壮子婉拒后仍深情不减，互换信物并定了“等他一年”之约。野壮子因无盘缠回沪，落脚一个小城，沦为一名带烟土的跑腿。数月之后，他邂逅了已有鸦片烟瘾的野凤凰，紫裳的母亲，从而也认识了紫裳的异父妹，已是大鼓艺人的小凤凰。野凤凰为要不失身分地重见紫裳，奋发戒毒，并组班前往上海演唱，打算把小凤凰同样捧成红角。实际上野凤凰正是舵伯早年作海盗时便已订亲的初恋情人，由于舵伯失手入狱，这位渔家未婚妻也翻船毁家，卒为卖艺班子的船救起，这才辗转嫁给何老之子的。在野壮子的安排下，这两个历经沧桑而皆前情未混的老情人终于重逢了，于是舵伯决定退休，野凤凰也放弃了捧红幼女之志而与长女当下团圆，二人只待班子演唱期满，便结婚前赴四川归隐。按照他们二人的意思，野壮子和小凤凰也应同行，日后结为百年之好。但野壮子又与紫裳旧情复炽，终以“写作事业刚刚开始，亟待努力”这一藉口，留了下来。野壮子很快便以彗星作家姿态出现在上海文坛，紧接着便是抗战爆发，野壮子在劳军工作中被炸伤腿，另还有一个伤重致死者——映弓。映弓是共产党派来组织领导“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临死前告诉野壮子非常想见孩子，却不知她的孩子就在不久前一次绑票事件中染上伤寒死去。紫裳为避开敌伪逼她合作，慌忙前往香港，野壮子因事滞留上海。不久便因抗日罪名被捕受殴打，伤腿再断。经葛衣情周旋担保，野壮子获释出狱，又在葛衣情帮助下治腿养伤。这时葛衣情已嫁给与日本人勾结极深的潘宗狱，但她仍不忘野壮子，特意怀孕，要求野壮子待她产后再去后方，同时把此事故告知一心要和野壮子同赴后方的宋逸尘，使宗不辞而别，将“葛衣情就要替野壮子生孩子了”这一消息带给紫裳，致使紫裳很快便和对她倾慕已久的宋逸尘结婚。野壮子闻讯大受刺激，待葛衣情生产后便不辞而别。在入内地的路上，野壮子与沦为低级妓女并染上性病和肺病的阿清邂逅相逢，出于同情，他把阿清带到桂林治病，并准备娶她。在阿清养病期间，野壮子把她托付给朋友，便去重庆看望舵伯一家，他又对已是高中生的小凤凰充满爱意，但因不知如何措辞，未把阿清的事告诉她。阿清病愈一面力学，一面苦候野壮子，最后打算到重庆去找他。野壮子得悉大恐，驰书友人转告阿清要她死心，说是他已结婚出国，而这封信刚好给这时已懂读信的阿清看到，于是阿清留书自杀。野壮子伤痛不已，飞赴桂林为阿清办理丧事，此事为报纸攻击，小凤凰得知愤而与野壮子决绝，很快便与一外交官员结婚同赴加拿大。舵伯逝世，野壮子赶回重庆与奔丧前来的紫裳重逢，二人为助野凤凰节哀，偕她同游峨眉山，巧遇当初救过野壮子命的两位僧人，野壮子后来便长居峨眉写书，最终出家。

【作品鉴赏】

徐訏早在30住代就崛起于上海，至40年代已成为名满全国的大作家。1950年定居香港后仍笔耕不辍，

《江湖行》

在他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总计五百万字之多的小说作品，无论从小说的数量或是质量方面来说，都可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江湖行》这部洋洋洒洒六十余万字的巨著不仅代表了他后期创作的成就，也是他倾其毕生的人生经验、感受和认识写成的，寄托了作者的最大心力。《江湖行》与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它所描写的人物有江湖艺人、歌影红星、僧人尼姑、海盗小偷、土匪走私贩……所涉及的内容有演戏、卖唱、盗窃、贩毒、绑票、流浪、行骗、卖淫，以至跳舞、赌钱、吸毒……其背景从小城的朴实与山川泉石的清新到大都市的豪华与笙歌饮宴，从土匪营到红区，从沦陷区到大后方；其情节以主人公的生活为线索，以他与四位女子的多角恋爱和两位女子的友情为主要纠葛，同时又左嵌右掇地分头描写着她们各自的命运。这些奇人、奇情、奇事为这部巨著涂上了一层眩人眼目、奇幻虚缈的色彩。但小说的这种传奇性只是骨肉，而非精髓，作者编写的传奇故事是他的寄托之物，而非物之所寄，作者的真正用意不在“奇”，而在“常”。他要通过似乎是偶然性造成的传奇来表现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必然性所决定的命运；通过特殊的人生来表现可以概括一切特殊的一般性的人生哲理。小说所描写的飘忽不定、大起大落的爱情、名利和权势，偶然得致于虚幻，所塑造的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人物，特殊得致于传奇，但这种走到极端的偶然和特殊又都离不开前定，摆脱不了命运的拨弄。它告诉人们，该得到的总要得到，该失去的总要失去。而得失又总是相对的，不过是在某一时空交遇中所出现的幻象而已，环境改变这一切自会改观，人间没有不谢的花，没有不调的草，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不变的爱情。一切已失的无法重获，再得的决不是已失的。这样，偶然和必然、特殊和一般、得与失在小说中虽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最终又归于“一”，归于“同”，其间没有分界和差别，整部小说似乎都在冥冥中的命运的圆圈中绕来绕去，而这种转不出的圆圈也正是这部小说的内在结构。小说主人公不断在追求他所没有的，已失去的，但得到的又总是他所不要的，加多了一个已失的；他又不断放弃已得到的，但放弃的又总是他所要的，这样又加多了一个得不到的。他的心灵永远处于不安之中，正是这不安在他人生中掀起了一环接一环的生命的波澜。但不管怎样，他都在“无”之中，最终他看透人生，彻底走上“无”之路，削发为僧，要在望月庵写一部书。这样，这部小说就像一条长蛇首尾相衔，又绕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因为他的人生就是他写的小说，他的小说就是他经历的人生。徐訏一向把文学看作是“一种以文字媒介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的感受的一种艺术”，他在写作《江湖行》时，已过不惑之年，相信自己已把人生看透，他正是通过《江湖行》表现自己“对于人生的感受”、总结和参悟，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辨，使这部小说成为文学和哲学的结晶。徐訏曾经说过，“一个一生只从事于写作的作家，他的生命与作品就成为无法分割的东西，我的作品有多少成就是另一个问题，其足以代表我的一个诚实淡泊勤劳的生命则是实在的”，这个“诚实淡泊勤劳”的生命正是这部小说的灵魂。（李今）

《江湖行》

作者简介

徐訏(1908—1980.10.5)

浙江慈溪人。1933年北大哲学系毕业，转该校心理学系读研究生。北大读书时发表短篇小说《烟圈》。1934年在上海任《人间世》月刊编辑。193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郭庆记》。193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修哲学，获博士学位。

抗战爆发后回国，居上海。先后任《天地人》、《作风》等刊物主编。193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鬼恋》，是作者的成名作。1942年赴重庆执教于中央大学。1944年出版长篇小说《风萧萧》。1948年出版《进香集》等5部诗集，总称《四十诗综》，收1932年以来的诗作。

1950年赴香港，以写作为生，曾与曹聚仁等创办创垦出版社，合办《热风》半月刊。1960年出版描写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百态的长篇《江湖行》。1966年起先后任中文大学教授，香港浸会学院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江湖行》

精彩短评

1、—但是忏悔有什么用呢？已逝的生命是绝无法挽回的，我们的补赎只有求于将来，但是将来的重获并无补于我过去的所需。我曾经处心积虑要对付一个倚势凌人的权要报仇，可是当我可以达到目的，而忽然发现我的仇人已经变成潦倒穷巷、萎老无能的生命时，我再无意复仇，我后悔的是我所浪费的长长时间里的处心积虑了。我也曾为一个贪慕钱财的女子而专心求利，但当我有足够的钱财可以压倒我的情敌时，我发现她正在小巷中捧着干瘪的乳头在喂孩子，我当时后悔的也只是我所浪费的孜孜求利的心计。一切我们生活的准备，事业的计划都是如此，因为这些都假定生命是静止的。在流动的生命之中，一切的准备和计划都会落空，重获已失的东西总不是你所要的，然而人是多么看重已失的东西呢？—你又说，请不要谈枯燥的哲学、烦琐的理论了，一切你所说的都是对人，一切你所讲的都在求人信你。而艺术的创作则是对神的，是求神对你宽恕。理论的始点是谣诼，理论的终点是批评。一切的理论是评衡人，一切艺术的创作则是评衡自己。因此我要你重新创作。当你有美丽的故事时，谣诼不会侵占你的灵魂。—但是人间竟无不谢的花，无长绿的草；人间无不醒的梦，人间也无不散的筵席。-----+—他告诉我他也曾青年过，有过革命的狂热，表现过优越的组织力与煽动力，于是说是犯了错误，被自己的同志出卖，在监狱中足足耽了五年，他开始沉思默想，重新读了许多忽略了的书，他发现这五年中的收获远超过他一生在学校中在生活中所受的教育。因此他根本看轻学校看轻读书。他说，最伟大的人物都没有读过书，耶稣没有读书，释迦牟尼没有读书，莫罕默德也没有读什么书，中国开国的帝皇也没有读书。读书只是一些庸才，也许有的头脑比较清晰，可是因为这一群都是庸才，就很容易中别人的利用宣传与麻醉，往往做了帝皇英雄政党的奴才而不自知。最后他说舵伯也没有读书可是在监狱里他活得最愉快与健康，无形之中就成了所有囚犯的领袖。他还说他本是一个想利用舵伯的人，但结果是放弃自己的一切而皈依了舵伯。他还同我谈到了学问，他告诉我他以前相信最基本的学问是经济学，现在他相信最大的学问是人世；他说，世上的学问有三大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同哲学与宗教，独独没有人世学。可是孔子的成就是人世学，许多人把孔子当作宗教家，当作哲学家，当作政治家，都是硬把孔子去凑现成的学术的分类，而没有了解孔子所创立的乃是另外一种学问，这学问，他现在要叫它为人世学。他说了许多话我都不十分了解，最后我问到底他说这些是要我作什么呢？他说他要我要我生活，在人世里生活，愉快与健康，不辜负这生命。他说大部分人类都活在小小圈子里，政党也好，学校也好，家庭也好，监狱也好，人都在小小圈子里爬上爬下，计较得失，追求虚名微利。人活在这世上，应当在人世中独往独来，整个人世才是我们的圈子。他说当个人在一个小圈子里偶尔失意，正是他从小圈子跳到大圈子的时机，革命的失败，政治的打击，家庭的纠纷，情场的失意，商场的倾覆都是一种小圈子的纠纷，如果你执迷不悟，往牛角尖钻，自杀将是你唯一的出路。倘若你有勇气跳出你所热迷的庸俗的圈子，你就会有一种超脱，回首看看这个在小小栅栏里拥挤的人们，你就会觉得很可笑了。

2、《江湖行》之前的创作中，徐訏多借助于情爱传递着他对生命的思索，用爱发现生命的光辉，对爱的奉献构成了生命的价值，在宗教的神圣笼罩下，爱可以使人超越死亡，生命由此而具有价值。而在六十年代的创作中，他开始在爱与时空的矛盾和易变中感知生命的无常，对爱由执着到怀疑。在《江湖行》里，更加全面传达出晚年的徐訏对生命的思索，这些思索集中在对偶然和机缘、流浪与寻找、生命与宗教方面。A.偶然与命运 在以前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找到他对偶遇与机缘的认识。《鬼恋》里，我与“鬼”因Era香烟而结识，带着某种难以明说的偶然与机缘。但作家没有过多关注偶然、机缘对生命的影响，60年代之后，这种意识不断增强。出版于1979年的《时与光》中，作家表示是“写我偶然机遇里的爱与我寂寞灵魂里的斑痕。”。我与陆眉娜的认识是由于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和她突如其来的拜访，这种偶然改变了我的整个计划和生命。在《江湖行》里，对偶然与机缘的思索贯穿始终，而由于偶然的机缘，人对命运更加不可琢磨，也更加显得人在命运面前的渺小与卑微。正如小说开头所说：我所有的也许只是对我的生命在人生中跋涉的故事。但是人生是什么呢？我们还不是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而改变了整个人生的途径，也因而会改变了我们生命里最个别的性格？你难道要我告诉你那人生中无数机遇一步步带我走进奇怪的途径的历程么？“你说，那么你可是相信中国课命的迷信，以为一个人出生的时辰注定了一生的穷达顺逆与贫富呢？我说，我也许不相信这个；可是我不可能不相信，如果我出生的时辰不同，我一定不是我现在的生命了。因为我原是由一定的时间与地点所定，换一个时地，其所产生的生命当然不会是我了。”野壮子本来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的孩子，突然有一天一个名叫白福的痴傻男孩闯入后院家偷瓜果，因为父亲的一声怒吼，他失足而死。父亲突然发疯，

《江湖行》

不久父母相继去世，我不得不跟着舵伯去流浪。舵伯只是父亲的一个朋友，却象对待儿子样的照顾他。白福的偶然出现、他与舵伯的机缘改变了野壮子一生的命运。他与老耿的偶遇使老耿和失散多年的儿子相聚，却也把老耿带入悲剧的命运。他与野凤凰的偶遇却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婚姻。与阿清的相识更是一种偶然的机缘。“我”在被劫而饥寒交迫的时候，被一家农户救起，而“我”恰巧长得象他们的儿子，“我”由此而与阿清定情，而后与已沦落为妓的阿清相逢，“我”救助了她，她的自杀更是改变了“我”的命运走势，我由此失去了最后一个爱人。在种种偶然下，野壮子的主观能动显得毫无意义：“许许多多偶然的机遇变成必然的因果，而我竟象永无勇气与能力与这些机遇反抗一样，一步一步陷于最苦恼最悲惨的情境，这是多么可怕的人生呢？”。主人公发出了对命运的感叹：“我开始对命运怀疑，对命运恐惧，我想到我一生的际遇都象冥冥之中有人在摆布一样，而我的脆弱的性格正好象配合着命运而存在，我不但毫无能力超越命运可怕的安排，反而处处凑合着命运完成她所其期望的结局。”人生被种种的偶然和机缘决定了命运的走势，而这种走势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在偶然面前往往无能为力，这是一种带着悲观色彩的生命意识。人在超越自身的社会和自然面前，能全部掌握自己的命运吗？不！人们曾一度认为只有在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才有宿命论，其实不然。英国历史学家汤英比从人类社会和制度的种种历史中，研究出现代人的命运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所组成：遗传、环境、人的实践。“人一生的命运或者由祖先遗传下来的遗传因子的组合决定，或者由本人的环境决定，或者由一生中积累起来的因果报应决定。”野壮子的命运，一方面是他本人的性格所导致，一方面也是他所遭遇的偶然（包括社会历史与超社会历史的因素）所决定。作者认识到了人在命运面前的局限性，说明他的生命观已摆脱了盲目的乐观主义而进入到一种现代的理性态度。B.漂泊与寻找泊，是一个港湾，而漂跟泊是相反的东西，所以漂泊就有了走走停停的意思，漂泊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江湖行”这个带着野味的名字正是野壮子的人生概括。他的整个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漂泊的过程。在漂泊中开始体验到孤独，于是，他不断的寻找，寻找可以对抗孤独的东西。可当孤独又一次袭来时，他不得不又一次去漂泊。“江湖行”就是不断漂泊与寻找的过程，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也在探索生命的意义。第一次父母双亡，被舵伯带上了草台戏班的船，此时的野壮子追求安定，幻想着赚了钱，和葛衣情回乡种田，过上安稳日子。可爱情失败，他到了上海，却陷入了与葛衣情难堪的情人关系，孤独中又注入了忏悔与厌恶。他加入了老江湖的杂耍班，又踏上了漂泊之路，在漂泊中开始了与紫裳的爱情。而回到上海，紫裳成了红角，紫裳不再是野壮子一个人的紫裳了。此时的舵伯成了阔佬，与野壮子曾经的亲密无间因为许多人事的繁琐而不复存在。野壮子陷入了难以排解的孤独中，他放弃了安宁的都市生活，与穆胡子一起加入了土匪队伍。穆胡子成了将领后，“我”感觉失去了他，又踏上了寻找—漂泊之路。后来，野壮子又参加野凤凰的戏班，在映弓的影响下进行抗战，受伤后转向写作并获得成功。漂泊之路以写作出家终结。野壮子不断的漂泊是因为寻找的失败，每一次找到的都不可能是原来所需要的了。作家借助于野壮子不断漂泊不断寻找不断失去的循环人生，无疑传达出了生命的无常与变化，“人生无不变的爱，无不醒的梦，无长绿的草，也无长开的花。”这似乎是在说生命的终极就是虚无。然而野壮子的结局不像贾宝玉那般缥缈不定，他“出家”了确仍在“写作”。说明他仍在思考并表达着，生命还有价值依托，何曾彻底虚无？这不由得使人想到鲁迅《野草》中“死火”的人生哲学：与其冻灭，不如烧完。结果都是“无”，但“烧”的选择却是积极主动，主张意义在于过程。徐訏认定的也是生命的过程。“一个人知足就是幸福。”舍弃了彼岸世界，在世俗中寻找和创造幸福。野壮子拼命的在社会中奋斗，爱倒了爬起来再爱，直至无爱可爱，出家了却还在写作！这多么像作者自己的人生。徐訏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尤其是爱情生活。他用晚年的心灵和智慧塑造的野壮子，可以说是“天鹅的绝唱”，生命最后的回响。至此我们似乎明白了小说的主人公为什么叫“野壮子”了——一个朴实而顽强的男性生命，这一姓名获得了文化的象征意义。C.生命与宗教一般说来，宗教都是主张爱的，主张超越生命的自然与世俗状态。例如基督教就是一种爱的宗教，它主张博爱，为人类带来天国的福音，它的教义中有原罪、救赎与灵魂的永生之说。徐訏是一个溶中西方文化于一身的作家，他与宗教有不解之缘，作品中直接提名的宗教既有西方的基督教又有东方的佛教。他前期作品中的人物，有很多是信教的，或者是虔诚的教徒，或者怀着浓烈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精神。《精神患者的悲歌》中的海兰就是一个基督般的人物，她选择死亡而把爱留给别人。《风萧萧》中，白苹在教堂门口虔诚的祷告。《时与光》中，苏雅因为对多塞雷的爱而皈依天主教，实现了爱的超越。在徐訏的大多作品中，主人公都带着宗教式的忏悔意识，在带着忧伤的忏悔中思考个体存在的意义。在《彼岸》、《院内》《离魂》等作品中，还写到了灵魂的永生。同时在许多作品中也带有佛教色彩，《幻觉》中的墨龙就是和尚，《鸟语》中的芸芊身上带着一种菩萨的超脱与空灵，

《江湖行》

最终她也走向空门，法号“觉宁”。在徐许看来，生命要找到价值依托，就离不开宗教。他一生花了很大的精力思考宗教对于人生与艺术的意义。《江湖行》也没有脱掉宗教的痕迹。开篇就提到“文艺是不同的生命在相同的人生中作相同的尝试与失败里流露的不同的忏悔与祈祷。可以代表忠诚的忏悔祈祷的就是文艺。”主人公野壮子最后的人生出路就是出家，宗教成了灵魂最终的归宿。但《江湖行》又不同于他以前的作品，在叙述中宗教开始淡出。小说体现和弥漫着宗教中关于生命的思想，而在文本中，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宗教。但宗教的生命观对小说的影响却分明存在：生命无常而无奈，在命运面前人是渺小的，人的命运受冥冥之中的力量的操纵，人生只是一个顺应命运的过程，在个体的人生实践之中，是有着因果报应的。这些思想弥漫着佛家的无常与虚无。处于乱世之中，宗教是一片清静之地，可以对迷失和危难的灵魂实行拯救。所以，在野壮子饥寒交迫的时候，救助他并无私帮助他的是几个和尚，当他最后失去所有的爱人时，佛门也向他敞开。作家在《江湖行》里，不再像以前用宗教的思维构思人物，传达、善、美，而是在思索生命的意义时不自觉的向宗教靠拢。总之，《江湖行》虽然传达了某种宗教的气息，但更多的是作家对自然生命的感悟，这种感悟是植根于对人性与社会历史的思考，因而更能贴近生命的本真，从而又超越了宗教。

3、周仲铮《小舟》<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44453-1.shtml>徐訏先生作品系列 徐訏文集之一：《禁果》《阿拉伯海的女神》《鬼恋》《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吉卜赛的诱惑》

：<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44461-1.shtml>徐訏文集之二：《彼岸》《巫兰的噩梦》《春》《幻觉》《离魂》《鸟语》《花神》《百灵树》《痴心井》附《盲恋》《赌窟里的花魂》

：<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44479-1.shtml>徐訏文集之三：《风萧萧》《江湖行》《时与光》：

<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44489-1.shtml>徐訏诗集：《灯笼集》《借火集》《待绿集》《鞭痕集》《进香集》《轮回》《时间的去处》《原野的呼声》《无题的问句》

：<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44604-1.shtml>徐訏画传：<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44607-1.shtml>

霍国玲《红楼解梦》：<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44613-1.shtml>《海边的故事》《日耳曼的忧郁》

《露西亚之恋》《红魔》《龙窟》《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散文集《火烧的都门》（亦名《薤露》）《天真》《情简》《水之恋》《尼庵蝴蝶》《葛岭梦痕》《一封未寄的情书》《忆“塔底的女人”》《月亮小札》《塔外的女人》《情诗一束》：<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44766-1.shtml>《野兽·野兽·野兽》（亦名《印蒂》）《海艳》《金色的蛇夜》《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以外》《创世纪大菩提》：<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44780-1.shtml>《年谱简编》《1950年——1976年家书选集》（亦名《生死下落》）《豹笼大师》《散文选》《狱中诗抄》《花的恐怖》（亦名《圣诞红》）《契阔》《一根铅丝火钩》《一型》《拈花》：<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44776-1.shtml>

4、《江湖行》主要讲述一个名叫野壮子的流浪汉与四个女子的情爱故事。葛衣情是野壮子爱上的第一个女子，在蓝灰的天空下，在迷蒙的雾淡淡的月痕里，一段朦胧的带着乡土气息的初恋开始了。不久衣情进了城，看到了堂皇和富贵，以野壮子没有读过书为由退了婚约，另嫁他人。后来两人又在繁华都市上海重遇，野壮子与已离婚的葛衣情有了肉体关系并一直保持着。后葛衣情另嫁他人，却仍是怀上了野壮子的孩子——小壮子。这件事令此时在远方痴心等着野壮子结婚的紫裳（野壮子的第二个爱人）及其失望，而另嫁他人。随后，野壮子遇到了第三个对他痴情的女子阿清和第四个爱人容裳（紫裳的妹妹）。纯朴的乡下姑娘阿清得知野壮子对其许婚成了泡影而自杀，容裳闻讯迅速嫁于他人而出国。而葛衣情因丈夫被刺杀受到惊吓，导致精神失常。小壮子最终由野壮子的朋友代为抚养。徐訏沿袭了以前的创作模式，即以情爱为主角，通过对爱情故事描述展示着对情爱的深层思索。在徐訏以前的情爱小说里，我们很容易找到几个关键词：理想、奉献、纯美。徐訏正是通过对奇情奇恋的想象和建构，带着哲人的思考和诗人的感伤，寻梦似的展示着一个个美丽圣洁的形象，表现出一种带着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情爱观。而《江湖行》的情爱故事显得更加复杂和世俗，却更加深了情爱的悲剧意味。A.由神性情爱观转向人性情爱观 徐訏在《性美》中说：“在恋爱上，绝对的精神恋爱可以说是一种变态，但完全是肉欲也是一种变态，前者是神的境界，后者是兽的境界。人介于两者之间”在《江湖行》之前的作品中，他笔下的情爱则更贴近于“神的境界”。爱情显得神秘莫测、飘忽不定、单纯而美好。作者多用带着哲理性的语言与浪漫感伤的唯美色彩，不耐其烦的描摹着一段段或惊奇或空灵或悲壮或深邃的爱情故事。他的情爱故事中，还总是带着西方的宗教色彩，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一些为了信仰而牺牲的男女主人公。《痴心井》塑造了一个为情而傻最终在癫狂状态跌入井中的痴情女形象。《风萧萧》里，我与三个女子都有着淡淡的爱，大家却能和睦相处。陷入爱情中的男女无私奉献与牺牲。《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宣扬的就是一种宗教式的牺牲精神的爱。当与我相爱的海兰敏

《江湖行》

感的意识到她喜欢的小姐也爱“我”的时候，保留着与我仅有的一次爱的体验而自尽了，留下遗书也留下对我和白蒂的无限祝福。《鸟语》中的芸芊看似痴呆却具有超乎常人的聪慧，她对我的爱更加显得扑朔迷离，好象飘忽于梦中的海市蜃楼。而到了《江湖行》，情爱则显得自然质朴、普通平实，一切都走到了人间。现世的情爱不再那么单纯美好，它夹杂着属于人间的易变和劣质。“这因为我是人，而我们在人间。神可以有纯粹的爱，我则只有带欲的爱；神可以有单纯的给，我的给则依附着取；天堂也许有圣净的奉献，而人间永远渗杂着占有。”因为这是人间的情爱，就不再具有唯一性。当“我”在葛衣情身上已发现不到当初心动的美好时，当痴情的爱人在远方默默等待时，“我”依然可以拿衣情填充我深夜的孤独。爱情也缺少了不计一切的痴情，容裳在与“我”相爱的开始也许只是出于对姐姐的嫉妒，和我在一起时也并不是用全部真诚付出，最终也不容我的解释嫁于他人。作者在文本中多次强调“人间”，给一切不完满的爱情行为找出合理成分。但又真实的写出由于爱缺少了宗教性情感而导致的爱情与婚姻的失败。尤其是野壮子的多情。“假如你爱过，你会知道爱情在某一刹那间是纯净清澈的。这是一个天堂的境界。但是人间不是天堂。天堂有永久的纯净与清澈，人间所能有的只是一刹那而已。”正是把笔触转向现世而更能揭示爱的丰富本质。人间情爱不同于理想情爱，是由于人性的复杂与局限之存在。因此相对于前期的神性化情爱观，《江湖行》可归纳为人性化情爱观。情爱的选择体现着人性的复杂性，而人性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情爱的悲喜剧。

B、由人性的弱质与复杂透视情爱悲剧徐訏惯写爱情悲剧：《鬼恋》中的我对“鬼”从痴迷到寻找等待，甚至相思成疾，而因为鬼的出家最终还是落寞不可得；《痴心井》里面，当我风尘仆仆从远方感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决定求婚时，爱人却在不久前怀着对我的我失望而落入痴心井；《风萧萧》中，我因为爱与对民族的奉献而放弃了与海伦的爱；《精神病患者之歌》中，因为海兰高尚的退出，白蒂皈依了基督，放弃了小爱，而投入大爱中。这些情爱悲剧多体现为客观原因：或是时空的错过，或是奉献于他人而错过，并没有探讨导致情爱悲剧的人的弱质，而《江湖行》则从人性层面揭示了情爱悲剧的根本原因。“爱和欲在人的生命往往混合着使人不知所以”，“人性是善是恶的问题，我没有彻底研究过，但是反省自己，善与恶的界限真是只是一线之隔”，“人间的爱永远伴随着情欲和自私”，这都是作者的哲理性感慨。当葛衣情已经由原来的“酒一般的眼光、花一般的笑容、雾一般的头发”变成了“长方型的脸”、“嘴角多了两条纹路”、“说出这些世故老练充满阴谋的计划”、“既无诗的趣味又无浪漫”时，野壮子已经不爱甚至憎恶此时的她。但又在她的带着占有的爱的表白下，在她每次魅惑的香味中迷失于肉体，似乎还是爱着她的，而事后则更迁怒于她，更加深内心的忏悔。在养病期间，他屈从于欲望令葛衣情怀孕并最终失去爱人紫裳。本来，野壮子与紫裳是可以结合的，但是紫裳是上海大红大紫的影星，而我只是一个没有成名的作家，我的自尊与自卑使我不愿接受施舍，也不愿和紫裳结合。人性的方方面面开始暴露，却无力改变，因为人性中还有脆弱和安于现世，于是“我”和紫裳的情爱悲剧不可避免。葛衣情无疑是爱野壮子的，可因为她的占有欲、她对金钱的追求失去了野壮子的爱，而最终走向精神失常的悲剧。对于阿清，野壮子先是把她从妓女生活中救出，帮其医治疾病，甚至许诺婚姻。而当被好友韩涛寿指出只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冲动而无爱意存在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弱点，重又去找寻爱人容裳。阿清由失望而自杀后，“我”又意识到是嫌弃她的。野壮子在爱与不爱的摇摆中，在奋起与偷安中，在欲与忏悔中，在痴情与负心中演绎着一个个爱情的悲喜剧。由于人性的复杂与脆弱，加上客观的“变化的人间”，男女主人公的情爱终于无法圆满，悲剧是必然的。

章节试读

1、《江湖行》的笔记-第581页

「凡是你所不能了解的，请你宽容与原谅吧。」我轻轻地对我自己说着，突然，我的眼泪竟模糊了我的视线。

2、《江湖行》的笔记-一〇〇

“我觉得我一生最成功的事情，莫过于使你们母女重会，使舵伯与你母亲结合。最失败的事情则是使老耿的父子团聚。所以一个人善行与恶行，真是难讲。”紫裳忽然说：“这些只是你偶然的为行为，分什么善恶？善行必须牺牲自己。你不牺牲自己，就无所谓善行。”

3、《江湖行》的笔记-五十六

“你也希望我也有像你一样的爱情么？”
“我们是老朋友了，”舵伯说：“我对你非常了解，你没有毅力，没有气魄；你要钱，但你不肯冒险；你要爱情，但是你不肯牺牲自己；你要读书，但你不肯发奋；你有虚荣，但是你没有勇气；你求上进，但是你的方向不坚定。你一直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实际上是你想要的东西太多。你骄傲，你也不想依赖人；可是你自己并没有一种独创的精神，你不能获得什么。”舵伯说到这里忽然咳嗽起来。

4、《江湖行》的笔记-第581页

凡是你所不能了解的，
请你宽容与原谅吧。

5、《江湖行》的笔记-一〇三

我说：“这大概因为我的人生都是过去的故事，而你听的故事则是未来的人生吧。”

6、《江湖行》的笔记-五十四

“还是韩涛寿，这几年一直很不错。”
“可不是，听说他写剑侠小说很成功。”
“他还说，他想把舵伯的一生写一本小说呢。”衣情忽然说：“我不许他写。”
当我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最初的动机也许正是当时衣情这句话的暗示。我觉得我的渺小的一生，浪费在追寻已失的东西，而得到的则是我一个已失的东西。也许这样的生命正是最值得纪录的生命。

.....

从谈话中，我知道小江湖在黄文娟徒刑期间，每星期去看她，带给她食物衣着，从来没有间断过。小江湖在等待黄文娟期间，很专心用功读书，每星期把所学的告诉黄文娟。还极力节约，把储蓄的钱数告诉她，这给她有莫大的安慰与鼓励，觉得世界上也真有一个为她活着的人。她于出狱后就同小江湖结了婚。

.....

《江湖行》

“爱情与友谊，都要有患难才能证明。黄文娟要不坐牢，怎么知道小江湖是这样忠诚呢？我想大概还是那两年里小江湖的爱情感动了她，要不然，黄文娟也许也不会嫁给这样一个人的。”

“黄文娟很早就答应嫁他的。但是如果她没有坐两年牢，这个婚姻很难说是否会这样幸福哩。”我说。

“你是说，无从证明小江湖爱她的伟大？”

“我是说，无从使黄文娟了解人生中什么是最可宝贵。”

“黄文娟的两年徒刑，好像是为小江湖训练一个贤慧的太太。”

“世上的幸福想来都是在痛苦中锻炼出来的。”

“你讲得太远了。”韩涛寿说：“中国古话，一个人知足就是幸福。”

韩涛寿似乎在说他自己。

那么我自己该说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了。

《江湖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